

Robert Vannoy博士, 《申命记》, 第 3 讲

© 2011, Robert Vannoy博士、Perry Phillips 博士和 Ted Hildebrand

t

修订、规范和修辞批评

超越形式批评

在最后一堂课中，我们正在学习大纲中的第二个“特许福音派”。我想在今天下午回到 1.c 之前的时间，并复习一下我在最后一个课时提供的讲义。我想我会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但为了时间的利益，我将和你一起阅读这篇文章，并在这里或那里发表一些评论。这是我在最后一个课时分发的讲义。“超越形式批评”是一个标题，下面又分三点。

“近年来，人们对来源和形式批评所产生的圣经文本支离破碎的不满，引发了各种新的文本分析方法的发展，这些方法更多地关注其当前形式的统一性，而不是历史其发展。”现在，如果你回想一下，在我们一直在研究的文本分析历史中，现在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文献资料。通过形式批评，我们试图超越这些来源，到达来源中组合的各个单位。

“来源批评和形式批评的倾向都是使文本支离破碎，如果你看看那些走向如此极端的文献，它就会变成一种非常乏味的工作，而且不会产生很多积极的结果。在过去 15 年左右的时间里，人们对这类作品产生了一种反应，现在人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文本的最终形式上。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其他类型的工作本身都是非法的。这并不是要否认方法论，而是说，好吧，让

我们看看文本的最终形式，而不是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所有这些准备工作以及最终产生最终形式的内容上。因此，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密切相关的修订批评、规范批评等方法论的兴起，由于缺乏更好的标签，我将其称为旧约文本的“文学方法”。

1. 编辑批评

所以首先编辑批评。我们要做的就是看看这三类方法，并尝试对所涉及的内容有一些非常小的了解。编辑批评：这一运动源于马丁·诺斯的作品和格哈德·冯·拉德，但在对文本最终形式的关注方面往往远远超出了他们。文学批评和形式批评都倾向于将文本分割成纪实线索或独立的文学单元。从一开始，文学评论家就谈到了编辑者”[我们谈到过，很难将来源结合起来]“他们负责将文学线索组合成目前的形式。然而，这些编辑者很少或根本没有受到关注，因为兴趣的焦点是隔离这些匿名编辑者所使用的文学文档或独立故事单元。在第二页底部的参考书目中标有 J. Barton 的《*旧约方法和圣经研究*》。如果你想对所有这些方法论进行最近的调查，那么巴顿的书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尽管巴顿并没有从福音派、保守派的角度向你展示这项调查。他自己使用了其中的大部分方法，并且认为它们没有任何问题。但他确实追溯了阅读旧约的方法论的历史。正如巴顿在第 45 页上所说，

“人们可能认为编辑者不可能是具有太多原创性的人，甚至是聪明的人，否

则他们会更好地完成他们的工作，不会让不一致和不合时宜的痕迹暴露出来。”蜿蜒的叙事趋势使现代学术界能够重建他们应用繁琐贸易的原材料。”

但正如弗朗茨·罗森怀特（Franz Rosenswhite）很早之前指出的那样，“R”是编纂者的符号，应该被视为代表*Rabenu*，这是一个希伯来语术语，意思是“我们的主人”，因为我们是从编纂者那里接收经文的。看，如果你同意他们的理论，这确实是真的：是编辑者将圣经变成了你所拥有的形式，而你正是从编辑者那里收到了圣经。他成为你的主人——编辑者——而不是所有的J作者、D作者、P作者或其他什么。

这种洞察力反映在格哈德·冯·拉德（Gerhard von Rad）的努力中，他试图超越解释《圣经》文本的边缘增长到目前形式的尝试，转而关注编辑者如何让我们理解文本所呈现的形式。看，你已经朝着最终的形式迈进了。尽管他们并不否认所有其他初步工作的合法性，但他们关注的是最终形式。这就是我们的意义所在。这一发展在圣经研究领域无疑是受欢迎的，因为它比早期的文学和历史批评产生了更加积极和有用的成果。

巴顿说，通过编辑批评，我们可以了解受过其他文学训练的学生对文学批评的含义。这是一种有时被称为仔细阅读文本的尝试，分析作者/编辑如何实现他的效果。为什么他会这样安排他的材料，最重要的是，他使用什么手段来使他的作品变得不连贯。

然而，这一切有一个讽刺之处。EJ Young很早就指出，在丰富性中

存在着统一性，而文献假说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一点。如果《圣经》的前五卷书按照这一假设所要求的方式组合在一起，那么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理解结果如何能够成为摩西五经实际上所展示的统一性。

A. 巴顿的编辑批评的危险 巴顿，第 56 页，事实上谈到了编辑批评的危险，我觉得这很有趣，破坏了它自己的基础。他在第 57 页上说，在表演他所说的圣经批评家召唤出的特质（可能被称为“消失的编辑者”）时，

“诀窍就是这样：批评家让编辑者的作品显得越令人印象深刻，他就越成功。表明编辑者通过微妙而精致的艺术，从他面前的不同材料中创作出简单而连贯的文本。他也越是减少最初确定这些来源存在的 *证据*。因此，如果编辑批评过于自信地发挥作用，我们最终会写出一篇如此连贯的文章，以至于不再需要对来源进行划分，来源和编辑者一起消失在一阵烟雾中，留下一个单一的、自由的毫无疑问，只有一位作者撰写叙事。”他接着说，“不难想象，我们刚才描述的伎俩对于那些反对非保守圣经批评的原教旨主义反对者来说是特别珍贵的。而在他们手中，它很可能成为一种方便的手段，表明批评者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个表达方式。这意味着被他自己的炸弹炸毁了一或者打个比方，当装有编辑器的魔盒被打开时，不仅编辑器消失了，而且摩西本人也接替了他的位置。对于任何类型的高级批评家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前景。

你看，事情发生了一个有趣的转变。你有所有这些来源批评和形式批评，然后你会对最终形式产生兴趣，并对统一所有这些的编辑者感兴趣，但是一旦你开始过多地强调编辑者和事物的统一性，你’事实上，我们已经绕了一圈了：为什么不让编辑者成为作者呢？为什么还要谈论来源？因此，目前文学批评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很大的波动。但编辑批评者对最终的编辑者以及他如何将所有这些来源焊接成本最终形式的统一体感兴趣。这些批评家对最终形式感兴趣，尽管大多数编辑批评的实践者并不拒绝传统的来源和形式批评。注意我说的是最多。

b. 福音派和编辑批评

有些福音派人士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编辑批评，他们不会认可形式和来源批评的所有结论，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可。尽管大多数编辑批评的实践者并不拒绝传统的来源批评，但可以以合法且有用的方式利用这种方法，作为试图辨别作者选择、安排和呈现材料背后的目的的手段。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可以说这个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为什么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不同，记录了某些事件？为什么以某种方式描述它们？你知道，你常常具有马太福音的犹太特征，而不是路加福音的希腊特征。为什么？是受众不同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编辑批评，因为你看，你试图理解他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材料。其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安排呢？其背

后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用他那样的语言和词汇来呈现它？其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这一切都涉及所谓的编辑批评。

C. 历史可信度仍然受到损害

然而，应该理解的是，一般来说，这种方法的应用并没有增加人们对旧约历史可信度的信心。事实上，当有人声称编者为了提出神学观点而歪曲历史材料时，历史的可信度就受到了严重损害，这在实际实践中经常发生。现在，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话。这位编者更感兴趣的是提出某种神学观点，而不是呈现准确的历史事实。因此，他会扭曲或操纵他的信息来源，以适应某种先入为主的神学方案。你看，这完全是推测；这就是他的目的，这就是他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事情。有很多工作以编辑批评的名义进行，对文本进行此类操作。

d. 冈德利对马修使用修订批评

请注意围绕罗伯特·H·甘德里（Robert H. Gundry）对马太福音的评论的争议（这是在《旧约》中），《马太福音：对其文学和神学艺术的评论》，大急流城，Eerdmans，1982年，他利用了这种方法并得出结论，许多事件在马太福音不应被视为历史。1983年，甘德里在福音派神学协会的压力下辞职，我想，也许是84年。1984年2月3日《今日基督教》上有一篇关于这一点的文章。我可以这样说，福音派神学协会的成员每年在缴纳会费

时都会签署一份声明，表示他们相信圣经的无误性。我不知道它的具体措辞如何，但本质上就是这样。甘德利继续在上面签名。然而，他在评论中表示，他认为材料的安排是为了达到神学目的，但实际上却危及了任何历史可靠性。

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冈德里认为马修自由地改变了卢克在历史上相关的故事。冈德里举例说，马太把田野里的牧羊人变成了来自东方的智者，因为他想预示并强调耶稣对外邦人的使命。他不相信智者拜访过耶稣。看，他真正想说的是，这是关于同一件事的两个故事，智者从未真正拜访过耶稣，他们是牧羊人。但是看，马太福音的神学目的更适合智者而不是牧羊人，所以马太以这种方式操纵他的资料来源。我想你可以通过这种事情明白为什么他在压力下被迫从 ETS 辞职。[如果您对此感兴趣，请进一步查看文章

“编辑批评：值得冒险吗？” 《今日基督教研究所》， 《今日基督教》，1985 年 10 月 18 日，杂志本研究所部分第 1-10 页；然后是肯尼思·坎泽尔（Kenneth Kantzer）的“编辑批评：小心处理”，今日基督教研究所，也在同一期《今日基督教》中。这是两篇很好的总结性的、广为人知的文章，让你了解福音派是如何与整个编辑批评领域斗争的。大多数福音派人士会赋予它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但不会让它走向批评学者通常使用的极端。] e

. 罗杰斯、麦金和《无误》

这本身与编辑批评无关，但我们在最后一堂课上讨论了整个无误性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关于罗杰斯和麦金的书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这只是关于无误性问题以及使用文学批评方法来研究圣经的最新书籍和文章的列表。如果您有兴趣进一步阅读该领域的内容，我想您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有用的材料。

书页的正中间是罗杰斯和麦金的书，并附有约翰·伍德布里奇的评论，“圣经权威：对罗杰斯和麦金的评估”，*Trinity Journal*，1980。我想说，伍德布里奇的评论，以及页面下方列出的伍德布里奇的书和伍德布里奇的几篇文章，可能是您可以在其中一些问题上读到的最好的东西迄今为止。好的，关于编辑批评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规范批评和 B. Childs (耶鲁大学)

让我们继续进行规范批评。规范批评在文学分析方法上与修订批评密切相关。然而，重要的区别在于，正典批评的实践者并不将圣经仅仅视为文学，而是视为圣经。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布里瓦德·柴尔兹 (Brevard Childs) 是正典批评之父，也是最著名的倡导者。他写了《旧约导论》作为圣经。就是这个卷。这是对旧约的介绍。我认为，标题可以让你了解这部作品的视角；旧约作为圣经；这不仅仅是《旧约》作为古代文学。这通常是资料来源批评家和形式批评家对待旧约的方式。他在本书中表示，他希望“认真对待正典的重要性，将其作为理解希伯来圣经的关键要素。”他接着说，规范方法关

注的是理解文本神学形态的本质，而不是恢复原始的文学或美学统一。

这意味着研究的重点是最终的形式；这是文本的规范形式。查尔兹说，除了“历时重建”之外，他还想公正地对待文本本身的完整性。现在，历时重建是一种尝试回溯并确定文本形成目前形式的过程中到底涉及哪些步骤。这是一种历时重建。历时性和同步性是现在经常使用的术语。他对圣经最终形式的共时性方面更感兴趣，而不是其发展的整个历史。再说一次，他不会完全否认整个历史研究的合法性，但这不是他的重点。

当然，与上个世纪许多旧约学术研究的来源知情批判焦点相比，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从查尔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积极的一面。他不仅写了这篇介绍，还写了《出埃及记》的评论和许多其他内容。查尔兹的著作在很多情况下读起来都会有好处，但你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他的著作，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对圣经有很高看法的人，尽管他谈论了圣经的正典形式及其重要性。

尽管如此，查尔兹并不否认圣经文献作为历史学科的来源知情批判性分析的合法性。他在第 76 页上说：“坚持最终规范形式的权威的目的是捍卫其提供这一关键规范的作用。文本最后阶段的工作并不是失去其历史维度，而是对这一过程做出批判性的神学判断。深度维度有助于理解解释的文本，但不能独立于文本发挥作用。将耶和華的来源与祭司和摩西五经区分开来，常常会让解释者听到不精确的组合文本。

“但正是完整的综合文本对继续对信仰团体行使权威的传统形态做出了判断。当然，古代近东的历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书面证据，经常间接地阅读他的文本，是合法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但他的事业与我们正在寻求的对圣经文的解释是不同的顺序。描述。”

现在，我认为这个陈述很有启发性，因为我在这里想到了查尔兹，我读了我的下一个陈述，与传统的来源和形式批评相比，他的经典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很有帮助，但他并没有避免陷入历史之间的二分法和信仰。他谈到了这种历时重建，这是一门历史学科，他对神学学科感兴趣，并立即将这两者分开。因此，他不可避免地陷入历史与信仰、科学分析与神学意义之间的二分法，就像冯·拉德和他之前的其他人的情况一样。冯·拉德 (Von Rad) 可能比查尔兹 (Childs) 更进一步，但查尔兹 (Childs) 仍然存在，因为他仍然接受信仰，仍然接受历史批判方法，但是你会听到很多关于经典批评的内容，并且越来越多地你会看到很多福音派批评我之所以引用查尔兹，是因为他对很多事情的见解，以及他对文本最终形式的关注，毕竟，这与我们关注的是同一件事：文本的最终形式。

3. 修辞批评和罗伯特·阿尔特

好吧，第三，“修辞批评”的文学方法。你甚至可以称之为文学批评，但这些术语变得如此令人困惑，因为多年来文学批评以不同的方式或以许多

不同的方式使用，所以这种文学方法我们称之为修辞批评。

由于圣经文学分析的最新趋势存在多样性，因此很难准确定义这种文学方法。然而，总体重点显然涉及文本分析中从主要历史兴趣转向主要文学兴趣。从这个角度写的最有影响力的两本书是罗伯特·阿尔特 (Robert Alter) 于 1981 年出版的《圣经叙事的艺术》(*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以及詹姆斯·库格尔 (James Kugel) 于 1981 年出版的《圣经诗歌的理念》(*The Idea of Biblical Poetry*)。

由于我们的兴趣在于《旧约》的历史著作，所以让我简要概述一下阿尔特这本书的重点。现在这本书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罗伯特·阿尔特 (Robert Alter) 的《圣经叙事的艺术》一书已经推出了许多应用和方法的副产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希伯来语和比较文学教授阿尔特在这本书中对传统文学形式批评做出了反应，尽管他并不否认它们的合法性和价值。他提出了对圣经文本的文学分析，他将其定义为“对语言的巧妙运用、思想的变化、惯例、语气、声音、图像、句法、叙述观点、构成单位的各种细致区分的关注”还有很多其他的。换句话说，这种有纪律的关注通过一系列批评方法阐明了但丁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托尔斯泰的小说。

这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试图看到作者在文本中使用的所有这些修辞手段等等。当然，如果你用圣经材料做这样的事情，你就会关注最终的形式；你对它如何达到最终形式并不感兴趣，而是对圣经中文学的特征感兴

趣。不幸的是，在发展他的方法时，他拒绝任何认为《圣经》是神圣启示的观念（第20页），并将《旧约》的叙事材料描述为历史化的散文小说。他说：

“《圣经》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不均匀的连续体和实际历史细节的不断交织，特别是，但绝不是排他性地，对于后来的时期，纯粹的传奇民间历史，偶尔神秘的神话传说遗迹，病因故事、国家开国元勋的父权小说、英雄的燕尾服、创造奇迹的上帝之人、与国家历史进程相关的完全虚构人物的非常相似的发明以及已知历史人物的虚构版本。所有这些叙述都被呈现为历史；也就是说，作为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并对人类或以色列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引文末尾第 33 页）。

尽管如此，他说古代希伯来作家试图利用叙事来讲述“上帝在历史事件中的目的的实现”。小说是做到这一点的主要手段。他说，大卫的故事可能有历史基础，但严格来说，这些故事并不是史学，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对历史的富有想象力的重演，他根据某些主题偏见并根据自己对心理学的非凡直觉来组织材料。的字符。大卫故事的作者与以色列历史的关系基本上与莎士比亚在他的历史剧中与英国历史的关系相同。所以他的意思是，他同时使用这两个术语：历史化虚构和虚构历史，并且根据他所看到的叙述，他会将重点放在虚构历史或历史化虚构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上。但他不会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书写。他接着提出了阅读和分析圣经叙述的散文小说的各种视角。除其他外，他谈到了重复的技巧、沉默的艺术（这是你想知道的故

事中的那种空白；某些未包含在内的信息，有点让你思考这个故事），类型场景的使用。他经常谈到圣经叙述者所采取的无所不知的立场。他说：“也许圣经故事中叙述者所扮演的角色最显着的特点就是全知性和强迫性的结合。他无所不知，而且完全可靠。”叙述者都知道。

A. 全知叙述者 现在，从灵感的角度来看，我们有一定的共识，即作者通过圣灵的指导对事物有洞察力，他可以知道常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他实际上不是在这里说的。全知的叙述者是故事的创造者，他是全知的仅仅因为他是故事的创造者。因此，他可以将思想置于人们的头脑中并告诉你它们是什么，因为他是作家，而不是因为他受到启发而对某些真实的历史人物有这种洞察力。事实上，在我稍后会提到的一本书中，一位名叫莱尔·埃斯林格（Lyle Esslinger）的人写了《危机中的上帝王权：撒母耳记上 1-12 读本》，他在整本书中都像阿尔特一样谈论全知的叙述者。《撒母耳记上》中的全知叙述者不仅创造了他所讲述的故事，还创造了故事和人物中涉及的情节……他创造了人物，而其中一个人物就是耶和华。在埃斯林格对《撒母耳记上》的分析中，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创造了耶和华，就像任何作家都会谈论任何异教神灵并编造一个故事一样。所以看，当你谈论全知叙述者时，你确实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世界，而当我们谈论一位受灵感启发的作家时，即使这位受灵感启发的作家可能因为圣灵的工作而具有全知的元素。你不想因此而感到困惑。

全知叙述者的特质在故事中得以体现。例如，就像《埃斯林格与撒母耳》一样，如果你看《撒母耳记》第一章，汉娜的父母没有孩子，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 5 节说，主关闭了她的子宫。现在看，全知的叙述者在说话。主关闭了她的子宫。谁能知道主已经关闭了她的子宫呢？好吧，全知的叙述者有这种洞察力。当然，这个故事是他创造的。这是真实的文学，而不是历史，必然是真实的。艾斯林格对从士师到君王的过渡时期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这是上帝的王权和危机的时期。他对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不太感兴趣。他对故事讲述者、叙述者的情节和叙述技巧感兴趣，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这些材料。他想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阴谋，这确实帮助大卫和撒母耳成为操纵者和欺骗者，他们欺骗并告诉扫罗和人民接受扫罗为王。他如何从这些叙述中得到这一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释。但是，你看，他已经与这些叙述中实际所说的以及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相去甚远。他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并不真正感兴趣。他有兴趣将其作为一篇文献进行分析，并试图理解其中的技术、设备、作者的观点等等。

也许圣经故事中叙述者所扮演的角色最显着的特点就是全知与谦逊的结合。他无所不知，而且完全可靠。埃斯林格还呼吁注意在主题论证的发展中关键词的使用。在分析了《创世记》中约瑟的故事后，他说：“这个故事的完美艺术性涉及对我们在本研究过程中考虑过的大部分圣经叙事主要技巧的精心和创造性的运用：主题的运用关键词，主题的重申，主要通过对话对

人物、关系和动机进行微妙的定义，特别是在对话和逐字重复中进行利用，并引入微小但重大的变化，叙述者从战略性和暗示性的不发表评论到偶尔发表评论的区别性转变标榜无所不知的概览，利用蒙太奇的来源点来捕捉虚构主题的多面性。”

b. 其他修辞批评

现在，近年来，对圣经叙事材料的这种分析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些人的名字很突出：阿黛尔·柏林 (Adele Berlin)，《圣经叙事的诗意解释》 (*Poetic Interpretation of Biblical Narrative*)，1983年。莱尔·埃斯林格 (Lyle Esslinger)，这本书《上帝的王权与危机》，1985年。JP Fockkelman，《塞缪尔书中的叙事艺术和诗歌》，1981年。EM Gunn，两本书，《大卫王的故事，类型和解释》，1978年，以及《扫罗王的命运》，1980年。P. Mishcal《塞缪尔文学阅读》，1986年。梅尔·斯滕伯格，《圣经叙事诗学》，1985年，其中最著名的。这只是一个简短的列表，但您可以看到正在出现的材料类型，所有这些材料都是在过去五年内出现的。你可能会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修辞特征，就像圣经叙事一样。

这些研究得出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旧批判方法的严峻结果的可喜的改变。许多研究利用情节和话语分析来反驳长期以来将文本划分为原始单独文档的来源批评。你看，这往往会再次强调叙述的统一性。你可以看到作

者撰写故事的技巧。

C. 福音派和修辞批评在使用这种方法的福音派中，请参阅您的参考书目，Longacre 和 Wenham。朗埃克，第三页，往下三分之二，著作“约瑟夫，神圣天意、文本理论和文本语言学的研究，对创世记第 37 章和第 39-48 章的分析”。目前尚未发布，但印第安纳州的Eisenbrauns将在几个月内发布。然而，朗埃克确实在哈里斯和我编辑的一本书中写了“谁把约瑟夫卖到了埃及”，以纪念麦克雷博士，几年前，或者一年前，即 1986 年，出版了《谁把约瑟夫卖到了埃及》。他所做的就是使用这种方法来表明对约瑟夫故事的文献资料分析确实不成立。你看，这些来源之间存在着统一性，将事物结合在一起，并且它确实利用了这种方法来表明这一点。Wenham，位于下一页4，第三个条目。韦纳姆（Wenham）的《洪水叙述的连贯性》（The Coherence of the Flood Narrative），1978年，用这种方式来展示诺亚洪水故事，创世记6-9章，传统上也被分成J并拼凑起来，是一个统一体，驳斥了这种来源批判的划分。在福音派中使用这种方法，这些是一些例子。

d. 非福音派人士支持文本的统一性反对来源批评 对于非福音派人士对来源批评的类似反对，这很有趣，请参阅我之前提到的莱尔·埃斯林格（Lyle Eslinger）的书，其中，你知道，对圣经没有很高的看法；恰恰相反。然而，面对批评学者一致的共识，他辩称，《撒母耳记》1-12 章是一个统一体，

一个文学统一体，而不是多个来源。这很有趣。你可以利用他的一些见解，而不需要接受他的整个方法。莱尔·埃斯林格 (Lyle Esslinger) 在《撒母耳记上》第 1-12 章中主张文学统一。

另请参阅基思·卡瓦达 (Keith Kawada) 和奎因 (Quinn)，该书位于您的参考书目第 3 页，大约页面中间：*在亚伯拉罕之前：创世记 1-11 的统一*；这就是这本小书。他通过这种文学、修辞的分析，根据文学特征论证创世记一章至十一章的统一性。他并不主张历史真实性。他对此不感兴趣。但他确实主张团结。

大多数非福音派文学方法实践者的言论因否认圣经的历史性而受到很大影响。有时，尤其是列在你的参考书目第 3 页上的福克尔曼，在寻找叙事技巧方面陷入了如此过度的境地，以至于似乎许多据说被发现的结构更多地归因于人们的想象力。分析师更关注叙事本身的内在品质。其中一些确实令人难以置信。福克尔曼的书的一篇评论说：“很可能有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叙事模式，但将它们从琐事的泥潭中剔除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多数时候我都想起约翰逊博士对莎士比亚批评家的评论，他不仅解释了没有人认为需要解释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解释错了。

没有达成共识

我想说，今天还没有达成共识。不同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当然，这种修辞性的批评、文学方法，特别是叙事材料，有了新的强调；这是一件大事。这似乎是目前最热门的文章和兴趣，但在非福音派人士中。福音派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太多，只是做了一点，但在非福音派中，这通常与完全否认历史性相结合。

此外，一些参与其中的人也对源代码批判方法存在抵触情绪。争论正在进行中，其中一些人希望维持所有这些来源关键的东西的合法性并使用最终形式，而不是否认合法性。其他人想说的是，所有那些源关键、形式关键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处理它的方法。只是没有达成共识，但有很多争论。

“结构主义”将是最后一种文学方法的衍生品，它变得更加复杂，并且在哲学上涉及语言的动态，我对结构主义的了解还不够，无法真正明智地谈论它，但我们将把它放在那个之下类别。

问：其他宗教著作是否与《圣经》一样受到对待？

回答：我想是的，但是，你知道，我的经历是在关心圣经的人的圈子里，而且我生活在一个基本上是犹太基督教的西方文明中。如果我生活在中东的阿拉伯世界，或者如果你生活在远东，我们可能会知道什么样的文学分析，比如古兰经或孔子，或者其他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我怀疑对圣经的批评比对其他作品的批评多得多。

我不认为你可以说还有任何其他文学作品——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看的话——我认为没有任何其他文学作品对人们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和影响。世界文化就像圣经一样。现在，如果你想想莎士比亚，像这样的人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远不及圣经的影响力。当然，这不仅仅是文学；即使你站在一边，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它，它也是宗教文学，所以你已经进入了整个宗教的第三个维度的讨论。我认为重点是，你不能只把圣经视为文学。圣经是文学，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因为神在其中并通过它说话，这是敏感的工作。

CS Lewis, 历史写作和文学评论家错过了它

我们再多谈谈旧约的历史写作。让我开始吧；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也许在我这样做之前，让我先与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就停止此部分。文学批评的整个领域——就在我走进课堂之前，我试图把手放在CS刘易斯写的一篇文章上，我认为这篇文章可能是在50年代末期发表在《今日基督教》上的，其中的主题是生活，我总是觉得很有帮助。CS刘易斯说，很多人会写他的书的评论，并对他写作的环境做出某些假设：是什么影响了他这样做，你知道，所有这些猜测。也许您知道他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皮尔斯·农夫和精灵女王的批评者对这些作品的历史做出了巨大的构建。当然，我们都应该承认这样的解释只是推测。作为猜想，你可能会问，其中一些不是可能的吗？也许他们是。但被审查的经历降低了我对它们概率的估计。因为，当

你开始了解事实时，你会发现这些结构常常是完全错误的。显然，即使它们是按照相当合理的思路制定的，它们正确的可能性也很低。当然，我没有忘记，评论家对我的书投入的研究少于学者对朗格兰或斯宾塞的研究，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我本应该预料到这一点会被他所拥有而这位学者所缺乏的其他优势所弥补。毕竟，他和我生活在同一时期，受到同样的品味和观点的影响，受过同样的教育。他很难不知道——评论家们擅长这类事情，并且对此很感兴趣——很多关于我这一代人、我的时代以及我可能所处的圈子的信息。我和他可能有共同的熟人。当然，他对于我的猜测至少和任何学者对于死者的猜测一样出色。但他很少猜对。

因此，我无法抗拒这样的信念：对死者的类似猜测似乎是合理的，只是因为死者不在那里反驳它们；与真正的斯宾塞和真正的朗兰进行五分钟的对谈可能会将整个费力的结构炸成碎片。请注意，在所有这些猜想中，审稿人的错误都是无缘无故的。为了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他一直忽视了他被雇去做的事情，也许他可以做的事情。他的职责是提供有关这本书的信息并对其做出判断。这些对其历史的猜测完全是离题的。在这一点上，我很确定我的写作没有偏见。关于我的书所写的虚构历史绝不总是令人反感的。有时他们甚至是免费的。没有什么可以反对它们，只是它们不是真的，如果它们是真的，那就无关紧要了。”

现在，我认为他要表达的观点是，如果文学批评家不能通过假设性地重建影响他写书的事情以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做准确地说，在刘易斯自己的时代，你怎么能为生活在 100 年前、1000 年前、3000 年前的人做这件事，并且保证你所说的实际上就是事情本来的样子。它变得如此投机。我认为，你知道，90-95% 的此类工作正是如此。这是极具推测性和假设性的。

转录：马特·佩特里克、布雷特·奥尔森、本·森宁、艾莉森·查波尼斯、莎拉·博伊德
和编辑阿比盖尔·塞尔斯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最终编辑：Perry Phillips 博士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重述